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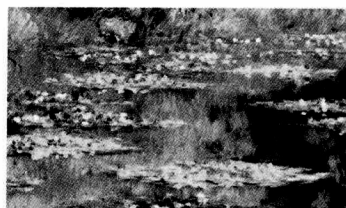
孙 玉 石 文 集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 玉 石 文 集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孙玉石文集)

ISBN 978-7-301-18003-7

I. ①带… II. ①孙… III. ①新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4376号

书 名: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03-7/I · 22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4.5印张 353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读《九叶集》	1
不曾凋谢的鲜花	
——读《白色花》随想	6
不该惊动的蜜月	
——读吉狄马加诗集《初恋的歌》断想	12
他的名字与新文化运动历史永在	
——纪念刘半农诞辰 101 周年	25
象征派诗	
——一个现代性诗歌流派的诞生	29
关于散文诗的诗意	52
宋时烈诗歌的精神世界探论	
——为(韩国)宋时烈国际研讨会作	56
中日文化与诗歌交流的纪念碑	
——为秋吉久纪夫“中国现代诗人”系列翻译而作	76
一片智慧与美的大海	
——祝《冯至全集》出版感言	79
玻璃般透明地穿行岁月	
——《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	85
重读《女神》随想	
——兼谈现代文学史的价值标准	87

沟通中西诗艺的“寻梦者”	
——谈卞之琳的诗艺探索	91
一个富有悠久艺术魅力的诗歌流派	
——为《九叶集》出版 20 周年	95
忠实于探索的沉思者的足迹	
——冯乃超贡献于中国新诗运动的历程	100
执著于寻梦与苦恋的歌人	
——读丁芒的诗随想	107
鹰的姿态：牛汉的诗	
——读牛汉诗片论	119
现实与历史的雄伟交响	
——读梁平的长诗《重庆书》	125
诗美追求与抒情姿态	
——谈辛笛诗的艺术魅力	128
以大野与牧场为灵魂归宿的城市歌者	
——读骆英的诗集《落英集》	139
都市流浪者无奈的抗争	
——读骆英《城市流浪集》随想	144
也说林庚诗的“晚唐的美丽”	
——林庚研究笔谈	152
梦的碎片之人生诉说	
——读邵燕祥诗随想	156
一个“人”的战斗者	
——为《绿原文集》出版座谈会	162
“一瞬就是千千万个自己”	
——读《张默诗选》片思	164
论吴组缃清华时期的新诗创作	
——为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 100 周年	170
永存青史的一曲“正气歌”	
——读《牟宜之诗》感言	191

漫谈穆旦诗

- 拟答上海电视台记者录像采访 195

醒世警心而美丽的“晚号”

- 读阮章竞《晚号集》诗作漫言 202

新诗现代化理论遮蔽的严肃思考

- 读袁可嘉诗论史料札记 207

怀念一个永远闪光的诗人

- 为绿原追思会作 222

林庚集外佚诗钞(之一)暨赘言 230

林庚集外佚诗钞(之二)暨赘言 242

他的诗“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

- 林庚诗学探寻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联系 250

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理论略说

- 以《饮冰室诗话》为中心 268

“解诗学”研究栏目之前言

- 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79

解诗小议之一 美:可以到达的星光 280

解诗小议之二 穿起那串散乱的珠子 282

解诗小议之三 悟性带你超越隐藏 284

解诗小议之四 以理智之光穿透智慧的凝聚 286

解诗小议之五 让心灵插上想象的羽翼 288

解诗小议之六 禅趣·情理·物象 290

解诗小议之七 心里遂有一曲水色的歌了 293

《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后记 296

《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再版后记 301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一)

- 关于冯至 305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二)

- 关于辛笛 308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三)	
——关于郑敏及其他诗人·····	310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四)	
——关于袁可嘉(一)·····	314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五)	
——关于袁可嘉(二)·····	316
《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后记·····	319
《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后记·····	333
中国现代解诗学随想·····	339
诗的私人化写作与审美公共空间	
——关于进入新诗文本批评的一点感言·····	341
现代意识与新诗神秘美的探索·····	347
让诗美走进更多人的心灵·····	349
关于诗歌的赏析与教学	
——孙玉石教授访谈录·····	351
我的诗观	
——为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355
谈谈新诗作品的阅读与接受	
——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师培训班的讲演·····	357
不拒绝陌生	
——《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卷首语·····	374
《20世纪中国新诗大系1937—1949卷》编选后记·····	376
《中国新诗总系·30年代卷》编选后记·····	380

带向绿色世界的歌

——读《九叶集》

盼着《九叶集》的出版将近一年了。最近忽然拿到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诗集。一看到精美的装帧和印刷,欣喜不由得充盈了心间。你看,苍黄色的大地上,一株茁壮成长的树,舒挺地展现出九片嫩绿的叶子。在这大地、树干和绿叶中间,叠印着三个洁白的大字:“九叶集”。这富有诗意的封面似乎是一种象征,它告诉人们:这九片叶子送出的声响,是扎根于大地而又生机勃勃的歌唱。

《九叶集》的出版之值得欣喜,是因为这是建国以后我们看到的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书的作者们,是40年代曾经活跃在国统区诗坛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他们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1942年到1949年的时候,有的年长一些,也不过三十岁左右,多数人是二十多岁,有的还是二十一二岁的大学生。他们的作品,多发表在这个动乱年代里国统区的一些刊物上。其中比较集中的,是他们中有的人参加创办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由于他们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的相近,便围绕着《中国新诗》等刊物,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小小的诗派,在当时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由于纷乱时代的烟尘过多地淹没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歌声,过分狭窄的艺术尺度没能将这些作品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因此,他们这个诗派的作品也就很少为人所知道。这本诗作选集的出版,对于作者,对于读者,都自然会唤起一种历史的回忆和纪念。它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到,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年代里,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讽刺诗、山歌和民歌体诗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不见经传的美丽叶片在呼啸,在闪光。

扎根于生活土壤的诗篇自会有悠久的艺术生命。《九叶集》作者的写诗活动贯穿于整个40年代。但是比较活跃而又发生影响的时期,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前夕。这时在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出现祖国的“一角蓝天”,而广大的国统区却依旧满天阴霾。生活在这样黑暗动乱年代里的这些诗人们,并没有走进艺术的“象牙之塔”。他们中间,有的人经过延安革命生活熔炉的冶炼,有的人在敌人的心脏里置身于民主斗争的洪流;有的人即使身处西南边陲或西北高原的学校院墙之内,他们的心也紧连着时代变幻的风云。从他们的诗篇里,我们明显地感到民族的苦难与斗争的气息,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激战的脉搏。他们把自己写诗,比作像啼血杜鹃一样的“布谷”的叫声,要以自己警觉的灵魂和全部的生命,声声“来叫出人民的控诉”。辛笛于1946年诗人节写下的这篇题为《布谷》的诗,把这种声声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的“凡鸟”,称为“中国人民的代言者”,不能不说多少道出了这一群青年诗人的共同心声。他们就是催来春的“布谷”。他们用自己的心和血,唱出了怎样对黑暗现实愤怒诅咒,对光明未来渴求赞美的歌声啊!他们诅咒那“容不下一粒倔强的种子”的“最善于藏污纳垢”的“大地”,尽管“你愤怒、抗辩、咬碎你的牙齿——那全是活该,你还得一样挨过:暴戾的风雨,惨毒的日头……”(陈敬容:《抗辩》)他们描写黑暗的监狱里,流产的女犯从墙角里发出“撕裂的呼喊”,愤怒地写道,“啊!让罪恶象子宫一样割裂吧:为了我们哭泣着的这个世界!”(唐祈:《女犯监狱》)他们赞美那有着“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的人民,“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们,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穆旦:《赞美》)。他们歌唱在黑夜沉沉的社会里人民的觉醒和愤怒,反抗的斗争。他们热情地呼唤,“越过一堆又一堆难忘的血泊”,“为着惨绝人寰的最底层的挣扎声”,那是“冲破冰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的到来(杜运燮:《雷》)。在这个诗集里,人们可以读到一些交织着怒火和机智的讽刺诗作,如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袁可嘉的《进城》、《上海》、《南京》等,可以看到几篇对中华民族铮铮硬骨和坚贞气节的代表闻一多、朱自清的深情颂歌;而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唐祈的《时间与旗》、唐湜的《骚动的城》,则有的是宏裁,有的是短制,都直接

描写了时代的苦难和群众的斗争。但应当历史地看到,这些诗人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局限,使他们的诗的内容比较狭窄,比起那些直接反映工农生活的诗作,难免显得苍白。但从作者们这些来自生活和肺腑的篇章里,我们仍然能听到和看到那个黎明前最黑暗时代里战斗的呼啸和历史的面影。

然而,更可珍贵的,还是《九叶集》的作者们对诗歌艺术所进行的新的探索。九位诗人虽然又都有各自独创的风格特色,但在他们的主张和实践中又大体上恪守着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这就是他们都坚持忠于时代感受和忠于艺术创造的统一性。当时他们就这样要求自己:在诗的内容上,要“更强烈拥抱住今天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在诗的艺术上,要“通过我们的艺术形式而诉诸表现”。在这一点上,他们既反对“夸张的宣传主义”,又反对“畏首畏尾中国式的‘唯美派’的空喊”,而要在“艰苦而光辉的斗争中”,来“试验”。他们对于新诗艺术的探索。他们要用自己的实践“在荆棘中趟出一条路来”(约、祈:《编辑室》,《中国新诗》第二期)。他们的作品就是这种探索精神结出的果实。

读了《九叶集》,人们都会感到这些青年诗人内心蕴蓄的强烈的生活激情,同时又会感到他们与当时一般作者迥然相异的创作个性。他们摒弃了新月派、现代派与现实生活疏远而沉缅于艺术形式追求的弊病,同时又不满于另外一些反映现实生活诗篇的直率与浅露。他们努力追求一种时代精神与内心感受有机统一与溶解的诗歌美学。他们歌唱时代的斗争,歌唱人民的苦难,也歌唱自己的内心对生活的种种感受。这里有“不能如拾穗人拾起你来”的纯洁柔和的月光,有“如猫的雾爬行于路上”飞扬壮观的尼亚加拉瀑布,有雨后的云霞和沉默的黄昏,有西山高原的风光和美丽羌女的忧愁,有罗丹的一座雕刻和一幅墨荷的国画引起的沉思,有对甜蜜爱情的回想和期待,也有大自然和生命“律动”的回音。陈敬容的一首诗,以她的沉思和敏感,唱出了宇宙万物和诗人内心,这种充满着“动”的意象的和谐的音响:

谁的意旨,谁的手呵,

将律动安排在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音响？

.....

而我的窗上，
每夜颤动着
你，永恒的星光！

（《律动》）

诗人所追寻和赞美的这种自然与生命的“律动”，就是诗人心中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和谐统一。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百态千姿，激起诗人“灼热而温柔的心的跳荡”，由此而化为诗篇，才是有生命，有血肉的诗篇。《九叶集》中的许多诗篇都带有这种特色。既努力开掘内心世界诗的矿藏，又不曾“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既“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找寻世界”（杭约赫《启示》），又总是通过闪动在内心世界“永恒的星光”唱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九叶集》作者艺术探索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这里。

袁可嘉是“九叶”之一。他当然更了解自己诗友们探索的足音。他在《序》里说：“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这是确实的。而且是不是可以补充说，这些诗人对外来艺术养分的吸收更多于传统艺术的熏陶。现代派的表现手段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在他们的创作中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他们所说的“在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一些明显的具有象征派、现代派作风的诗篇，这里且不去说，就是有些很现实的题材，由于他们更注重新颖意象的暗示而避免生活的陈述和感情的直泻，由于他们努力把抽象的哲理思想和具体的感官形象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郑敏的《小漆匠》，写一个穷苦的小漆匠，用一双“永恒的手”，没有休止地为人们描绘着“人物、原野、森林、阳光和风雪”。作者是怎样写这个普通的极现实的生活形象的呢？这是诗中的两节：

他从周围的灰暗里浮现，
好象灰色天空的一片亮光。
头微微向手倾斜，手，
那宁静而勤谨地涂下辉煌
的色彩，为了幸福的人们。

他的注意深深流向内心，
象静寂的海，当没有潮汐。
他不抛给自己的以外一瞥，
阳光也不曾温暖过他的世界。

作者用富于鲜明色彩的意象，用“注意深深流向内心”这样抽象智感与具体官感交织的描写，细腻而生动地写出了这个被冷漠的孩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生活和感情经过丰富想象和联想产生的艺术形象的折光，已经被熔铸进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自然，用当时诗歌在群众化、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他们的诗就显出一些弱点。特别是硬套现代派诗的句式和体制，脱离了民族语言和读者鉴赏的习惯。像这样的句子就显得比较生硬：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
春。生命的步履从这里
再现，领你来会见自己。

这是诗人 40 年代的作品，今天他们在艺术观上也许发生了变化，我们只是在作历史的分析。应当说《九叶集》中的弱点和它的闪光一样值得我们在继续探索新诗道路中记取和珍视。

原载《文艺报》1981 年第 24 期

不曾凋谢的鲜花

——读《白色花》随想

人们记忆中刻下的某些印痕往往是不易泯灭的。记得 50 年代初，还是中学读书的时候，鲁藜的题为《泥土》的小诗就为我所珍爱了：

老是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即使在鲁藜的全部诗作中这也并非是最好的，但我喜欢它。我用幼稚的心灵来体味诗中的生活哲理。那时候，作品中朴素的诗意和想象中的生活一样单纯而透明。

然而，生活毕竟不是一首天真无邪的诗。不久，鲁藜和他的那些愿作“泥土”的诗友们，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卷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他们为诗而受难。那些曾经用战斗的血和泪灌溉出来的无罪的“白色花”，也成了被囚禁的歌声。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消失了整整 25 年！

历史老人是严峻而充满笑容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乌云。为人民而歌唱的诗人先后回到人民的行列中。历史已经宣告，他们的诗和他们的心一样是无罪的。这样，最近由诗人绿原、牛汉编选的 20 人诗集《白色花》的出版，就自然具有一番特殊的意义。这是用歌声和血泪铸成的一块无言的碑石。它留下了这一批诗人在黑暗与光明交战的年代里引亢高歌的战斗足迹，也为春风扑面的新诗园

地送来了一簇不曾凋谢的花朵。

《白色花》的出版超出了纪念的意义。这是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这本书的作者们在开始诗歌活动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还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投入了民族抗战和民主斗争的洪流。他们许多人,先后都曾在胡风等主办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诗集后采又收进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出版印行。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近的艺术追求,使得他们逐渐形成了40年代新诗中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流派。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七月诗派”。尽管这本诗集并没有包罗所有属于这个流派诗人的作品,而且即便这里50年代为写诗而受难的20位诗人也只是选录了极少部分诗作。但是就从这一部极不完全的选集中,人们已经不难看到这个诗派具有的独特的风姿和色彩。重温历史的溪流是为了激起新的浪花。正如他们一首诗说的那样:“象所有春之地带的小河一样/我要辛勤地奔流/小河是大地的血液/要给大地冲出一片新的绿野。”(鲁煤:《一条小河的三部曲》)《白色花》的诞生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欣喜和瞩目,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这一片“新的绿野”也可以说是新诗现实主义的广阔天地。五四时期滥觞的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经过左联时期众多诗人的开拓,到了抗战时期和40年代,出现了以艾青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繁荣的高峰。“七月诗派”就是这一发展高峰中连绵起伏的山峦的歌唱。

“七月”的诗人很爱泥土和大地。鲁藜唱了“泥土”的歌。杜谷唱那孕育“金色的谷粒”和“发散着果实的酒香”的“泥土的梦”(《泥土的梦》)。芦甸自豪地说:“我活得象棵树了”,“我底根深深地盘结在泥土的下面”(《我活得象棵树了》)。牛汉用他粗犷的音调,“陪伴着草原/一起悲歌”,唱出了“从远古便沉淀在草原里的/生命的绿色”(《鄂尔多斯草原》)。诗人们笔下的泥土、大地、草原和田野,往往是生活的象征,是人民的象征,是祖国的象征,是养育自己的祖国母亲的象征。他们的诗便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歌唱,是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相联系的苦难而战斗的声音。因此他们的诗篇都有一种泥土的芬芳,一种鲜明的战斗倾向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给他们的诗篇带来了悠久的生命。鲁

煤在一首诗中唱道,接受“我”的“认真而痛苦的耕犁”/和“心血灌溉的温热”,那被冰雪封冻的“土地孕育着我埋下的种子”。当这土地复活的时候,他说:

呵,我有收获的喜悦……

我是一息春风,一缕春光

我是大地的一棵绿苗!

(《喜悦》)

这里讲的是民族解放的“喜悦”,也可以用来说明诗与生活的关系,战斗的诗人与时代生活激流的关系。《白色花》以它富于战斗内容的诗篇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的斗争生活是诗歌生长最肥沃的“泥土”,扎根于“泥土”的诗篇才是最有生命的诗篇。

说《白色花》是一簇不凋谢的鲜花,还因为这些诗篇的抒情内容反映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即使在同时代的作者中也是毫不逊色的。他们生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民族苦难与觉醒的年代,民族的愤怒和斗争,痛苦与欢乐,时代的黑暗与光明,腐朽和崇高,像经线与纬线一样交织在他们诗篇中。他们唱出了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情绪。“我不是无根于土而高翔的银丝云呀”,这是阿垅《琴的献祭》中的一句诗。这首多少染有象征意味的诗似乎可以看做这一流派诗人诗歌观念的一种含蓄的表述。他们认为,在那个苦难战斗的年代里,诗不应该是“小花小草的欢喜又怎样徘徊低唱”,不应该是“个人底忧伤又怎样在夜深梦醒深沉叹息”。他们痛苦和愤怒的琴声连着千百万人民的心。他们对着“卑贱无光的人民”发誓:

现在我是到了你这里;

我才有了这一份真正的欢悦

于是干枯得只剩沙粒的两眼会放光

铁液一样无情的泪滴会在微笑里流出来

而微笑,注视你的时候笑得如此美,

我要为你抚奏！——

即使仅仅为你，为一个人

即使这琴不剩一弦。

他们的琴声为人民而“抚奏”，因而这声音也就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唱抗日烽火中民众深重的苦难和不屈的反侵略斗争（如方然的《报信者》，彭燕郊的《冬日》、《雪天》，冀沅的《跃动的夜》等），他们唱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黑暗罪恶和人民反叛的呼声（如郑思的《秩序》，徐放的《在动乱的城圯》，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牛汉的《在牢狱》，《解放》，朱谷怀的《碑》等）；他们也用最热情明朗的诗句歌唱党所领导的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许多诗篇为这一段可纪念的历史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剪影。阿垅的《哨》，鲁藜的《延河散歌》，孙钿的《我们的月光》，胡征的《西征纪事》、《钢板工作者》等，都是其中优秀的篇章。还有不少诗篇，抒发了时代的海涛冲激起诗人深沉的哲理思索和短暂的情感的涟漪。绿原是富于哲理思考的诗人。他总是把生活的各种现象提到哲理的高度，又在这哲理的思索中凝聚他洋溢内心的诗情。他的《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以对历史的机智议论尖锐地抨击了扼杀真理的国民党黑暗政治，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伽利略是人的标准”这样富于战斗性的命题。杜谷的《山坡》则捕捉了自己细腻的感情。重庆红岩村的“披满阳光的山坡”牵动了这个病榻上遥望者的一缕情思。他唱出了“我久久深沉地凝望着你/最后并向你伸出手来/请你给我一掬光辉”。这歌声表达的内心感情的“一掬光辉”，在阴霾满天的1941年春的国统区，确实是真挚动人而又难能可贵的。当然，离反映人民更深广的生活和情绪的要求，这本诗集还不能说是已经十分完整了。就每一首诗而论也并非都是很深厚扎实的。但这是一组合奏的交响曲，一部宏壮多彩的大合唱。《白色花》的作者各自以他们发自肺腑的声音，唱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本诗集以它抒情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统一，构成了我们民族一段历史的战斗心声和形象记录。

《白色花》体现了新诗现实主义进步的战斗的传统，同时又为这一

传统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一诗人群对于诗歌美学的新的追求,给这个诗派带来了独立的特色。这种特色的最基本的一条,是他们在努力追求诗歌抒情的“主客观的高度一致,包括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绿原:《〈白色花〉序》)的时候,更加注重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诗是诗人人格的表现”(郭沫若语)。即使诗歌要反映客观世界的现实生活,要唱出广大人民共同的心声,也必须经过诗人主观感情的选择和锤炼,通过诗人主观世界的过滤和折光。离开生活的土壤没有诗,离开主观的激情也没有诗。比起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人来,《白色花》的作者们更加注意诗人主观感情的鲜明性。无论诗中是抒情,还是叙事,是有“我”,还是无“我”,他们内心炽热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形象,总是伫立在诗行中,奔流在文字里。冷淡的描绘和枯燥的议论和他们大多数的诗篇是无缘的。

在他们诗中的。“我”,是人民,是普通战士,也是诗人自己。他们唱道:“我是多么渺小,/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然而,我骄傲。/我为大海所包容……”(芦甸:《大海中的一滴水》)。这里关于个人和革命集体关系的形象比喻,我们也可以用来理解表述他们诗中“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我们正是在他们的“一滴水”的轻响里听见了大海的歌唱。他们确实常常歌唱自己。他们唱一棵新生的小草,“我要伸出嫩绿的小手去接取阳光”(鲁藜《草》);他们唱春天里奔流的小河,“我自由地伸展如展开翅膀/我的每个波峰戴一朵金色的阳光”(鲁煤《一部小河的三部曲》);他们唱为了战斗与自己亲人的分离“我们生命相连,/离别/好像一把刀子/将一颗圆润的苹果/切成两半”(牛汉《我的家》);他们也歌唱自己在苦堆而贫瘠的土地上漫长的旅途:“我们双手捧着脸,我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我的激动的面容/而且,风火. 沙土也的确多啊! ……”(罗洛《旅途》);他们甚至把共同歌唱的诗人也写进了诗里,与他们亲切地攀谈:

呵,诗人鲁藜

你要不要看看希特拉巡查的姿态?

他命令他底士兵